

鱼丽之宴

木心作品

哥伦比亚的倒影
琼美卡随想录
温莎墓园日记
即兴判断
西班牙三棵树
素履之往
我纷纷的情欲
鱼丽之宴

鱼丽之宴

木 心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桂林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鱼丽之宴/木心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7.1

ISBN 978 - 7 - 5633 - 6373 - 5

I . 鱼… II . 木… III . 散文 - 文学研究 - 中国 -
当代 IV . I20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3276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
网址:www. bbtpress. com

出 版 人:肖启明

责任编辑:刘瑞琳

曹凌志

装帧设计:蔡立国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 - 64284815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(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880mm × 1 230mm 1/32

印张:4.875 字数:56 千字 图片:2 幅

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 001 ~ 10 000 定价:1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木 心

一九二七年生，原籍中国浙江。

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。

一九八二年定居纽约。

著 作

散文集

琼美卡随想录

散文一集

即兴判断

素履之往

马拉格计画

鱼丽之宴

同情中断录

诗 集

西班牙三棵树

巴 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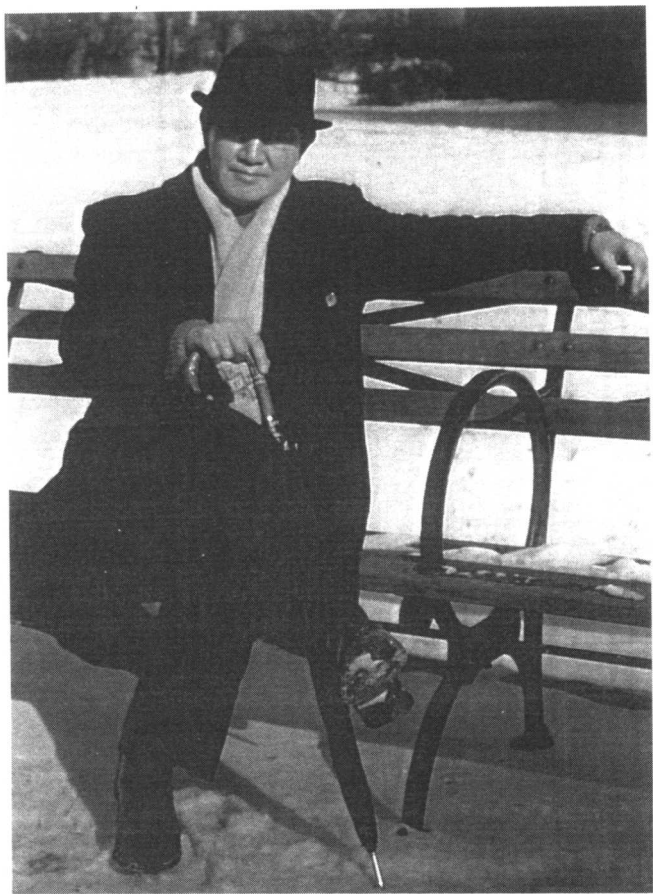
我纷纷的情欲

会吾中

小说集

温莎墓园日记

The Windsor Cemetery Diary



1990 年在纽约中央公园

庚戌秋 日

偕内人内弟重久及保坂氏堀早出

经大隅川钓鱼

经藤菜町. 出马入病院前

途断寂寂. 随组客車

西旁柳木新叶. 如在山嶺間

径尽忽塞石路. 出一無崖上. 即是田端

下视田野罗列. 草色尚青. 忽半空(指田间)

左折循径而下为大路. 夹路(本)以(肩)之(包).

刻未十丈许. 而忽止. 以(肩)之(包)是. 踏踏久之

始及田家集新品. 求竹笠. 无在者

重久言市买雨独行

乃分果饭与之使直去

阅读抄录的手迹

这是我“答客问”之类中的某些选篇，触及的话题虽只限于文学、艺术，因为也自有一番纷繁，故美其名曰“鱼丽”——本拟用“鱼鼈之阵”作书名，当然更切合事实和私衷，无奈读起来不爽口，鼈字又古奥，还是取“鱼丽之宴”吧，如此则原想叙叙人生上的利钝成败，结果变成了一场酒酣耳热的飨宴。

目 录

江楼夜谈

答香港《中报》月刊记者问 1

海峡传声

答台湾《联合文学》编者问 11

雪夕酬酢

答台湾《中国时报》编者问 39

仲夏开轩

答美国加州大学童明教授问 59

迟迟告白

一九八三年—一九九八年航程纪要 77

附 录

战后嘉年华	105
有朋自西方来	
木心珍贵的文友们（童明 辑译）	135

江楼夜谈

答香港《中报》月刊记者问

李邕 撰录

塞尚：“如果我确知我的画将破坏，我将不再画画。”

勃拉克：“如果我确知我的画将被烧掉，我将拼命地画。”

我们向坐在沙滩椅上的东方画家发问：“您呢？木心先生。”

“我？”画家答道：“我的画已经全部毁灭，也预知今后画出来的东西很难幸存。画之前、画之中、画之后，三重快乐是分内的。塞尚他们所烦恼的是要取得第四重母爱的快乐。延种本能在精神上竟也这样亢强，以致使那些才智过人的艺术家偏执到如此焦躁的地步。为了免于这第四重快乐，我曾一度成为文化形态学的赞赏者。”

快乐的传奇

“先生是指《西方之衰落》中的论证观点？”

“这类论点不自觉的引证者从来就很多，斯宾格勒整理了一番，可惜只注意巴比伦等九种文化的有机性。其实整部可知的人类文化史，才是意识形态的大戏。伊刚·福利德尔一辈想完成这个光怪陆离的体系，东拉西

扯，强人就范，我感到乏味了，退而画画，但求分内的三重快乐循环不息。”

“第四重是精神延种的母爱的快乐。有第五种吗？”

“因画而生活安逸的快乐。”

“第六重？”

“因画而受人称道的快乐。”

“第七重？”

“没有。”画家吸纸烟，“塞尚的母爱是为了要把他的苹果放入罗佛尔大冰箱。”

“塞尚不要第五重吗？”

“也许吧！他不是大声嚷嚷法郎有难闻的气味吗。”

“那么勃拉克呢？”

“乔治·勃拉克先生的住处离此不远，请去访问了他之后，再回来继续谈吧。”

机巧的遁词！我们应和着笑。饮茶，嚼糖。

二十世纪行将过去。八十年代，一个春风骀荡的夜晚，东海之滨，画家的工作室，我们有幸拜赏了木心先生近三年来的一百余幅作品。我们已闻悉他是个奇特的人，画着奇妙的画，待到目睹这成集成册的杰作，完全超出我们宿构的臆想。华严深灵，变幻莫测，分不清何为必然何为偶然，何为表象何为观念，只觉得凜然，萧然，翩然，陶然，盎然，嫣然……这是什么呢，这个精

神世界是达·芬奇、梵乐希、西贝柳斯踪迹依稀的幽谷，是王维、倪瓒、朱耷透露过消息的清肃酝酿之乡。它的广度深度是不可方物的。尤不可思议者是它的密度。其中五十幅风景（山水），画面特小，每幅蓄聚着极大的能量，使人目眩神驰。云冈的石像，其大令我们觉得非人所为，这集风景，其小使我们觉得非人所为。一伟美，一精美，都是魔术般令人迷惑、屏息……画家的灵思妙腕与象牙果核发丝上的雕工特技是全然不同的。匠人倚小卖小，以小取宠。木心先生则率性而为，他在丈二大轴八米长卷挥洒之余，忽就小幅，既不嫌方寸局促，对布局设色造像运笔亦概不介意，自由自在地调排着各种绘画因素，观赏者无从捉摸其起落始成，但觉神韵流荡，真元袭人……激动，狂喜，继之深深忧虑这样的图画的命运否泰了。隐忍不住，才借用塞尚、勃拉克的自白，冒昧启问，不料画家却冲谦自牧于三重快乐之内。

现代的初民

“先生何以预知您的作品将无一幸存，苛求的卡夫卡也还是留下吉光片羽啊！”

画家莞尔：“不是卡夫卡式苛求，是常识……塞尚、

勃拉克，谁又能幸存？那种所谓‘灯光与黎明之间’的艺术劳作，画家也许因为忙碌，来不及想到永生。人的自知之明，从狂热的宗教信仰终于冷却为宇宙论……无所谓悲观主义、乐观主义的宇宙家乡观念，岂不要笑掉伏尔泰的牙？明哲而痴心，也只有这样，才能以精练过的思维和感觉来与宇宙对立。你们所发的疑问，应是属于宇宙观的范畴，从宇宙至绘画，中间程序应是：世界观—人生观—艺术观。私情会使常识的程序颠倒，烦恼随之丛生。一个要洗手不画，另一个要拼了命画。为什么不能像孟德斯鸠那样双目大张保持一贯净朗的心境呢？”

画家的解释，蕴藉微茫却有助于我们领悟他从高处下、从深处出、从远处归的根本态度，我们用目光请求他继续讲下去——

“我是画着玩，我作画的态度近乎初民在岩洞中刻画牛形的态度，那时已经有展览会这样一回事了，在美术史插图中所熟见的太古壁画，当时一定也很轰动，初民们挤进洞来，指指点点，煞是热闹，那个身披兽皮或树叶的大画家，在画前，画中，画后，还没有意识到贝壳换陶罐之类的买卖——我这个初民却在岩洞中午睡，洞外市声鼎沸，全世界大大小小的画家都在兴奋贸易，熙熙攘攘，把我吵醒了，我像猫一样弓背伸懒腰，在一

片嘈杂的人声中，辨出毕加索的嗓音：‘猫吃掉鸟，毕加索吃掉猫，画吃掉毕加索……它又一点一点地吃掉达·芬奇，黑人雕塑吃掉黑人——到头来，都一样，差别在于他们自己并不领会这个道理而已，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画。’我在心里笑：不一定，罗佛尔和夏洛克吃掉画，宇宙吃掉罗佛尔和夏洛克……浅浅的知识比无知更使人栗六不安，深深的知识使人安定，我们无非是落在这样的一片浅浅深深之中。”

一个观念

“先生就是凭借这广义的自知之明而创作？”

“不是创作，是画画。我有一个‘读者观念’，这个观念比我自身高明十倍，我画给它看。是赫胥黎吧，他在讲演之前，虔诚请教前辈大师：应该如何对待听众的水平？大师道：他们一无所知。我画到一半时，这个读者观念聚而明，明而显，百般挑剔，纠缠不去，直到这位梅非斯特式的批评家悄然引退。只有‘静，画，我’三者同在，才算是一个闪耀着的终点。福楼拜夫子自道，他是由几个可怜的观念构成的。与他相比，我更可怜，只此一个观念。”

这样的“读者观念”，不知有几人能具有。

“马蒂斯把毕加索奉为唯一够格的批评家，木心先生除了心中的以‘能’的形式存在的批评家之外，还有身外的以‘质’的形式存在的批评家吗？”

“很多。人们看我的画，我看人们的眼睛。平时，画沉睡着，有善意的人注视它时：醒了。我借旁人的眼睛看自己的画，倏然陌生了，便能适意于与自己的作品的分离。我不如塞尚他们多情，多情总是累赘。每次从展览会中取回画件，看到它们疲惫不堪，因为它们缺少睡眠。周详警僻的评论固然可喜，一声稚气的惊呼更能使画苏醒。但是，既然‘人人因被人认识而得益’成为一句流行的格言，那么先是格言本身被人认识，再是格言的设计者被人认识，而得益。一想到它的反面是人人因被人误解而受害，我就十分乐意得益了。但愿那位英国智者说得对：轮到别人的，也会轮到你的头上来。”

文化中年期

我们已经目击了画家的作品，又亲听了他亦庄亦谐的谈论，夜在深去，我们在告别前，未能免俗地作几则提问：

“听说先生正在写一论文《中国画往何处去》，能先告诉我们一个大纲吗？”